

17.02

大冶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87

大冶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

111157/07

大冶文史资料

第 二 辑

大冶县政协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《大冶文史资料》第二辑目录

- 先父曹亚伯轶事记述……………曹文锡（1）
- 辛亥革命将领向海潜先生……………明秉刚（13）
- 彭德怀将军在大冶……………石功彬（24）
- 彭大将军在襄城二、三事……………殷显扬（35）
- 民国时期的大冶县立中学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刘钧 毛济美（39）
- 抗日战争后大冶地区消防工作的回忆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方向儒口述 刘厚章整理（51）
- 我来中国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登坂千里口述 刘厚章整理（58）
- 日本侵略军侵入大冶考略……………知音（71）
- 记大冶一次惨绝人寰的血案……………明秉刚（79）
- 我所知道的大冶沦陷期间片段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尹康元（98）

九甲半攻打刘仁八始末·····	田晓乐 (113)
我所知道的大冶保安基督教·····	
·····陈瑞甫口述 尹宝嘉整理 (117)	
一块非同寻常的匾额·····	陈又平 (126)
尹介园村精湛的石雕工艺·····	
·····竹 笛 夏 雨 (134)	
日寇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空袭·····	
·····张国肖口述 朱逢君整理 (140)	
金牛麻花·····	金南谷 吴本周 (150)
《大冶文史资料》稿约·····	
·····大冶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(154)	

先父曹亚伯轶事忆述

曹 文 锡

先父对于中西学问均极精通，惟满肚子不合时宜，遇不平事辄破口大骂，但谈笑议论妙语横生，颇为朋侪所喜悦。生平与黄克强、宋教仁、吴禄贞等为知交。当革命时期为中山先生筹措经费，力任宣传，虽赴汤蹈火，务底于成。功成不居口不言禄，在同盟会中是屈指可数的。其事迹数见于冯自由所撰《革命逸史》与诸家记述及报刊者甚多。

先父在世时，常将其生平轶事告诉于我，事隔数十年，强半遗忘。兹以记忆所及，与以前得知前辈者，忆述于后，以飨家乡各位父老亲朋。

为总理筹款百万元之经过

光绪末年，先父在英国伦敦结识了不少外

国朋友，有位德国医生名叫克利来，通过某美籍医生关系向先父学习华语，孜孜不倦。克利来精通英法语言，曾对先父表示他学习华语目的是想到中国行医。每星期他至少来先父寓所学习一两次，连续数年，双方交谊非常深厚。到了民国三年，先父再度亡命英伦，已不见克利来踪迹，后从友人处始知克利来原是德皇威廉第二号特务头子，在英多年，探悉了不少英国的军事秘密，后被英当局发觉，他便化装逃走。民国五年欧战日趋剧烈，德国用最新式的徐伯林飞艇夜袭英伦，先父也在那时乘一艘挪威商轮回国。一日在上海虹口地方突然遇到克利来，原来他早已到了中国。他拉先父到他寓所详谈，坦诚相告谓：“1914年（民国三年）欧战初起，日人攻打青岛（青岛原为德国租借地）他负责撤侨任务，把所有贵重物品和德侨迁往内地，几经艰险，终得完成。现在英法两国爆动北洋政府参加欧战，因法国人力缺乏，

欲大量华工替他们生产，实际上对中国是毫无益处的。现闻中山先生拟到广州另组政府，我很想跟他结识，并愿尽力协助，使在中国的德侨有所庇护，将来必要时，中德两国还可以合作。”先父说：“孙先生在南京势力很大，北洋舰队也要跟他南下护法，目前最要紧的是经济问题，如果筹得款项便可成事。”当时克利来答应在经济上尽力帮忙。后来由先父带克利来进谒中山先生，经过几次磋商，克利来终将大量黄金托先父在上海抛售，陆续将款项送给中山先生，后来程璧光率北洋舰队南下的开拨费和参、众两院议员的旅费，大部份是靠那笔款项来供应的。先父曾对我说：那笔款项的总数约一百万元，但切不可对他人说知，恐外人指责孙先生和我是受德国人利用。这件事，连当时党国要人也很少知道，而先父亦从未以功自居，现事隔几十年，则不妨在此提及。足见先父是正其义，而不计其功的。

老古董居然说流利英语

民国十年，中山先生南下护法，先父于是秋季赴广州，当时参、众两院在广州，议长于林森和吴景濂，其余各省的议员亦纷纷到达广州。彼时他们的服装是另具一格，都是长衫马褂，下穿一条西裤，足登皮鞋，头带蓝帽，手持“司的克”（手杖），人们称之为“议员装”。先父的衣服大致相同，只是不穿西裤和皮鞋而已；中年以后蓄了胡子，已长髯拂胸。他从桂回粤后，约了几名粤籍议员到港一游。抵港后，大家同到大酒店吃两菜，隔座有两名西人，见先父模样，瞟了几眼，便互相谈话，其中一个说：“那个老头很象乡下的绅士，今天到这里吃西菜，恐怕连刀叉也不会拿吧。”另一个则说：“清朝的官员都是留长胡子的，和这个老古董一样，他们没去过外国，也不知世界局势，因此把中国弄得衰弱不堪。”先父听到两人的谈话，便用英语对他们说：“我们

不是乡下绅士，也未做过清朝的官，但我对世界局势或许比你们更明瞭些。我们中国人向来讲谦让，重信义不讲武力的，所以被西欧和各国侵略者欺凌了。即如火药，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，但我们不肯用来作杀人的武器，故未加深研究，不料传到欧州，西人竟用来打中国，岂不是象学生打老师一样吗？你说我是个老古董，可是老古董是珍贵的东西，外国皇帝用来行加冕礼的皇冠，不是老古董吗？”两名西人一听后，万万没有料到他的文化水平如此之高，英语竟如此谙熟流利，又不知他是什人，彼此相视，不觉目瞪口呆，面红耳赤，匆匆吃完西餐，便踉跄出门西去。回来的一位议员说：“曹先生，你叽哩咕噜一阵，竟把两个洋人吓跑了，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先父据实以告，各人回到广州后，辗转相传，一时成为谈笑资料。

陈炯明“接风”变成了“接疯”

民国十年秋，先父由上海到德国时，陈炯明为之设宴洗尘，并邀请了各位旧友作陪，席间对先父说：“我们已是多年的老友，许久不见，难得你这次南来，特地为你设宴接风，务请多饮几杯。”先父问：“‘接风’两字是什么意思？”陈说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你是个君子，是天外吹来的风，因此我们就来迎接了。”先父说：“君子两字我愧不敢当。我想，世界的风，除了暴风、飓风之外，如和风、春风、温风、仁风、凉风，这些风都是好的。可是风只是向万物吹拂，它本身是毫不受益的，它既不喝，又不吃，更没有半点享受。你今天请我吃饭，一定想把我醉饱，不如将接风改为接疯吧。我是出名的‘曹疯子’，既好饮酒，又爱食肉，何接得疯子来，大吃大喝，真是名符其实”。继又说：“列位不要误会，疯子喝醉后便会骂人，世上也有疯子是极有道德的。据世俗相传，以前灵隐寺有一位醉颠和

尚，人人都说他是疯子，但他护法济世，伏魔降妖，也曾产生过多次奇迹。我这次南来也想协助孙先生护法济世，降妖伏魔，可惜我没有半点道行罢了”。各人听了鼓掌举杯说：“曹先生讲得好，大家都要干一杯！”

胡子比赛，于右任屈居第二

于右任先生胡子很长，有美髯公的浑号，先父也于中年后蓄了很长的胡子，两人交谊很深，往来亦密。一日先父邀请于老到家中作胡子比赛，并请吴稚晖先生作证人。届时于吴两公相约而来。途中于老对吴说：“老曹的胡子比不上我，我看他今日出什么花样。”吴老说：“他自有他的一套花言巧语的。”到达后，于老说：“我俩人今天的胡子比赛，是不是以丰长茂密为标准？先父说：“不是，你说的全是俗人的见解。例如用书画来作比喻，右军一字，胜俗书万篇；云林画笔肃疏，胜于仇十洲的千门万户。若以树木论，那榑栋十

围，不及贞松一针，是不能以长短疏密作衡量的吧！”于老说：我俩的胡子是相同的，彼此都有点斑白了，应该以长度和密度作为标准，决不能用书画和树木来比拟。”先父说：“我的胡子带有仙气，而你的胡子多俗气，怎能相提并论？”于老说：“仙气和俗气是怎样分别和解释的？”先父笑着说：“我每夜静座参禅，看破色空（那时先父独居上海），我的胡子未曾让凡人抚摸过，因此仙气十分浓厚，可你的胡子就不同了，不但给孩子玩弄过，而且还蕴藏着不少凡夫俗子的唾沫，不就俗气万分了。”吴稚晖在旁打圆场说：“你俩不必争论了，我以为凡属胜利者，必设庆宴，你们意见怎样？”先父说：“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如果于兄肯屈居亚军，我今天当然作东。”于老为了白吃一餐，也就甘居第二，于是三人联袂出门，上酒楼买醉而去。

文有曹亚伯 武有李福林

先父性怪特，遇不平事，或胸怀愤怒时，辄破口大骂，类市俗粗人，为留学生中绝无仅有者。他骂人必用“忘八蛋”三字，或有“曹疯子”的浑名。犹忆民国十年九月下旬，中山先生赴桂林督师北伐，随行人员极多，我也在大元帅府充译电员，随行辗转到桂。当时决定分两路北伐，一路由桂林直赴湘省，另一路由粤北之南雄越大庾岭入赣。那时谭延闿任湘军总司令兼第一路总司令，驻两粤。各军如刘振环、杨希闵、黄大伟、何成浚、许崇智、李福林等诸部均奉命扩编，孙大元帅坐镇桂林，陈炯明驻广州策应。是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桂林学联会开欢迎大会，并请孙中山先生莅会演讲。平日孙公演讲，有专人记录，自先父来粤后，多由其负责，翌日即发交各报馆发表。是日，孙中山未赴会前，在会议厅同大家讨论要务，胡汉民突然向孙公进言，谓：“明日即发讲演稿，须多印数十份交学联会，现在学界多喜用

语体文，而曹亚伯的文言文，恐为一般学生所不懂，可否由汪昌谷（字贻荪，当时任大元帅府会计司司长）作记录？”孙公说：“可由曹、汪两人分别记录亦无妨碍。”先父和胡汉民向来不睦，适闻之便骂道“忘八蛋，又在捣鬼了”。当时陈少白先生在座，恐肇事端，急拉先父衣袖由横门外出，同到酒楼午饭，并向先父说：“老曹，你的脾气太坏，这些小事何必计较，骂人忘八蛋，任何人都会愤怒的。中国的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名为八德，忘了八德便不齿于人类，你所骂的忘八蛋，亦即鬼崽子。又如粤人骂人多“吊那妈”，李福林谈话时，常把这“三字经”挂在口边，人们多传笑柄。在孙大元帅属下，已产生文有曹亚伯，武有李福林都是骂人专家的说法，老兄是知识分子，又是留学生，以后最好不要说那种粗鄙的话，以免和人结仇生怨。”先父听了陈少白先生的一席话，连声说再也不骂人了，但始终无法戒绝。

与章太炎比拟“寒山”、“拾得”

章太炎先生与先父友善，同时有章曹二疯子之称。一日章氏对先父说：“我俩人虽未出家，但颇似唐代的寒山、拾得两疯僧，他日把臂云游四海，亦一乐也！”言罢大笑不已。

民国三年，先父逃亡英国，章太炎仍留国内。民国四年，袁世凯自立皇帝，梁启超由北京逃沪，发表一篇反对变更国体的文章，各省人士互相传诵，那时袁贼才意识到文人的可畏，遂囚章太炎于北京，章氏曾拒食求死。消息传到英国伦敦，由几位友人走告先父，先父叹道：“太炎昔日曾谓我和他，类似寒山、拾得，我脱离袁世凯魔掌，真又谓拾得一条性命，应验了拾得之号，太炎当然是寒山了。那一个名字，并非吉兆，在袁贼压迫下，恐怕他一如伯夷、叔齐要饿死在首阳山呢！”言毕，掩面流泪不止。后来章氏恢复自由，不久袁世凯亦卒。民国五年，先父回沪，抵埠时和各亲

友叙晤，一见章太炎，便将他紧抱不放，并大叫道：“吾以为汝死矣！”章氏立即答道：“子在，吾何敢死！”旁见者闻之，皆大笑。盖二人所说，均出《论语》所载：乃孔子给匡人围困，脱险后，得见颜渊时对话也（原文：《子在，回何敢死》）。

（作者简介：曹文锡，亚伯先生长子，青年时代，任大元帅府译电员。后移居香港，经营制造业和从事华人子弟教育工作，现已退休。本文系亚伯先生之女曹惠白女士推荐，转自江苏省昆山县《昆山文史》第五辑，本刊略有改动）

辛亥革命将领向海潜事略

明 秉 刚

满清王朝到了晚期，和其它封建王朝一样，极其腐败无能。只好对内加紧压榨劳动人民，对外采取割地赔款的法宝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。推翻满清，建立共和，已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。在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，终于爆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满清政权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。

武昌起义成功以后，有一位担任湖北省都督府参谋、武昌卫戍司令的青年军官活跃在湘鄂两省之间，积极联络湖南革命势力，策应武昌革命政权，他就是辛亥革命将领向海潜将军。

向海潜，字松坡，大冶镇和平街人，生于